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城內水利

鄆縣誌（光緒）二

鄧縣志卷六

水利上

城內水利 案曰三喉未復之前城內河渠節節停淤敬止錄所載具區而於經西北支流悉歸月湖東南支流悉歸日湖第以兩湖爲櫛耳嘉慶二十一年巡道陳中孚開浚三喉故址盡復自平橋東行迤北折東直至東渡門水喉爲經東南三支流之入經河者五西北支流之入經河者三千百年沈霾之蹟一朝畢露加以歲時疏導無滯弗宣脈絡既通天札不作乃知修治之功不可廢也其堙塞已久廢爲居民者附之

經河一

平橋河爲月湖出口湖流東注平橋經來儀橋折北爲迎鳳橋河迤東出飯巷橋至大池頭歷餘慶積善二橋至團橋未至團橋數丈南折入生薑橋注水喉穴城而洩於江

東南支河五

一自南水門直北歷桂芳橋西經靈應廟前河歷晝錦橋未到晝

錦橋上游折東爲倉橋其渠通捧花橋又晝錦橋下游入小尙書橋歷縣社壇橋至眾樂橋又縣學後河歷傅家橋均奢橋亦至眾樂橋橋東爲提署前河通廣濟橋河由眾樂橋而下歷柴家橋九曲巷橋後所營房橋寶奎廟側橋至水則亭左入平橋經河

一自南水門裏東入錦照橋折北有藕花漕更歷洪橋北轉水月橋採蓮橋磚橋天封橋福明橋新牌橋泰和坊橋洗馬橋隱仙橋入縣前經河

自捧花橋南來歷小橋頭普照橋周家橋新橋握蘭橋廣濟橋西接通安橋通提署前河東接永安橋都憲橋光祿橋來儀橋與平橋河合渠其都憲橋之東折入市心橋又北流爲萬壽寺西河歷廣慧橋柴家廟橋至蕭家橋入縣前經河

一自採蓮橋東入行香橋塔兒橋迤北轉東至嶽廟前河通氣塔
又自捧花橋東折歷興教橋轉北歷大福橋戚家橋王監橋南
出塔前河折東歷行宮橋袁學士橋青龍橋轉北爲獅子橋鄧
江廟橋並入嶽廟前河又自鄧江廟橋直北歷皂莢廟橋車橋
西入小江橋爲渠歷迎春橋覓橋轉北至烏樓廟橋西折爲破
石河頭其烏樓廟橋之北歷東壽昌寺橋琅邪橋入鹽蛤橋經
河

一自延慶寺前迤北轉東歷白龍王廟前河過塔兒橋四府前石
橋轉北過鄧江廟橋直下至車橋出漫浦橋迤西北行折東出
市船務橋通食喉南來各支河三分出由漫浦橋曲折北行經
鹹塘匯橋入生翼橋經河

西北支河三 附月湖支流

水利上

一府東河北通府學前河東歷鑒橋乾溪橋抵乾溪頭西至貢院橋北經炊飛廟前入甌河頭南通府東河歷府東橋渡母橋接迎鳳橋河合注飯巷橋經河

一府西河卽古子城之西濠其北行西入祝都橋爲屠家橫河又自祝都橋側直北行西入永壽橋舊名頂帶橋爲金家橫河又自永

壽橋側直北行西入東上橋至西上橋俱通天甯寺西河又自

東上橋側北行入協佑侯廟門內橋循道署西入秀水橋舊名水

橋至李衙橋西折至白衣寺西斷又北折入白衣寺西小橋北

行繞白衣寺後其東過李衙橋入大橋南折數十丈斷其北折

入引仙橋迤邐直北又東折入高遠橋通甌河頭其南歷府西

橋過行用庫橋又西折轉南出醋務橋又東折入平橋經河

一天甯寺西河其北行過烏龜潭西入楊家橋爲橫河經章銀橋

入烏含橋向南斷其向北西折歷大雙橋達西門界河與西水

關來水會

周志云今河大半淤塞其斷續溝渠尙存

又自楊家橋外側北行入芳嘉

橋西入水浮橋爲橫河入永安橋數丈南折入都憲橋與烏含

橋橫河合又自水浮橋外側北入林鱗鎮橋洞橋至西上橋其

東通東上橋西歷觀音寺西河營入許家橋北折入魏家橋近

八景浦東折細流至白衣寺西側又自西上橋東側北入四港

橋歷小渡母橋亦通白衣寺西側俗稱天字號河棚者今塞矣

其許家橋東側南入數丈斷其南行歷河利市橋通西水門裏

河迤東合府西河南出醋務橋入月湖

月湖並受西南二水關來水西來經迎恩橋府社壇橋虹橋惠

政大橋轉勾花匯頭出醋務橋而注於湖瀕湖別有三支一支

自府社壇橋南折入丁香橋歷經閣橋

聚福庵

右通菱池頭河今斷

水利上

一支自菱池頭歷錦里橋青石橋北側折東出水仙廟河一支

自一字老田頭注大溝出徐侍郎橋轉爲福聚庵前河經福聚

橋折北出郎衙橋與馬衙溝河合入月湖其水並歸平橋經河

明陸世科張邑侯大浚城渠記鄧侯張公浚復城渠泊修四經

水利役竣邑父老子弟歡然手額曰今而後吾儕之長子孫而

康粒食皆侯賜也敢世世忘侯之勞勩感乞予言記諸石以告

來者俾守成緒如一日予惟一署而備六曹之事者無如令諸

河渠嘉肺錢穀農桑簿書營繕之屬靡一不關職掌然亦視邑

所最棘者宣勤於夙夜慨今燕雲關陝被邊之邑棘在城堡在

屯收徐邳芒碭薄漕河之邑棘在畜錡在牽輓巴蜀滇黔薄夷

之邑棘在饋運在干隙在安集流徙而若吾鄧則所棘無如城

渠何者鄧負海枕江民稠而地鹵薄卽遇有年歲之入不足供

歲之食郊以外倘困天吳妨穡猶十之二三困蠅蠅且損斂十

之八九若城中十日不雨不第舟膠於渠民又病汲矣顧大江

自蛟川蜿蜒東來至桃花渡口一折而南流割然中分吾壤而

支流則紛綸莽互隨處與河渠相距所恃惟咫尺之隄圩爲防
礮開爲之封洩在東偏則東錢一湖居上流司潞東岡一礮居
下流司封洩在西偏則它山一堰司洩司潞西津一堤風壩居
春諸隄防洩穴城引水注爲日月兩湖疏湖之派如縷修渠引
帶環萬家之煙火而又提封洩之衡於平橋水則前人之法備
矣顧比來新者圯故者湮疏者梗支東詘西之歎爲令者無日

不仰屋焉歲壬戌侯以歸安移繁吾邑視城中東北隅地
且乏一綫之流稍旱井竭輒走數里西南登雋較湖西南遠遙馬
艱鬱故莫禦且脈絡閼而不貫故東北之登雋較湖西南遠遙馬
侯議浚復故渠爲士民百世利猶念日湖源它山月湖源挑源
藉令泉竭漏卮卽兩湖且告涸安所疏眾流哉於是因宏水利
以營版築又因課農桑勸爭業以核水利歲無虛日月亦無虛
旬概邑之關鍵爲堪四爲開五爲塘十爲壩以西南則開治它
有七靡不在劫必至最爲一邑喫緊者江以西南則開治它
築風塍塘迴諸山之水於渠西則重築東西津塍俾無漏諸山
水於江以東治東岡虞封洩太過增築東西津塍俾無漏諸山
陂所儲恆足三渠有半侯曰夫今可議疏城渠矣緡念非常之
役民不可與慮始以請於巡撫海使者洪公公卽下其事於府憲
諭千言以喻曉民侯於癸亥冬十月經始晨起坐堂皇岸照尺
刃了一切公事卽巡行委巷以勞來其民命傍渠之家分尋尺
取土從事者如子來閱月疏導始盡嗣天雨以竿隨處測水諸
不中程者更浚之入春大雨復乘舟核深淺偶遇中梗又再浚
之遇水漲可深八九尺卽水落亦深五六尺猶念淤土無歸潞
猶不濬也稔得長春一塘界於江渠間如馬鬣不護隄址無歸
壞遂復募夫百捐俸僱民舟四十載阻礫護隄由是城渠故道
無弗盡刷永豐和義東渡靈橋四城隅百餘年不見舟舫者今
蕩槩之聲盡日識者謂浚渠有八利展然戰猶念四郊硯堰道
里遼遠待早潦而議封洩晚矣復濬王氣不渺并徙積淤土中
字出浚準啟閉而西郊之新河洩復濬王氣不渺并徙積淤土中
濬中冀後來之甲第雲起是役也浚內渠因固外圩緒外渠遂

水利上

四

卷之三

身二

盈內渠斥鹵之鄉固成沃壤卽風雲嘉會城南北行並鼎盛矣
名史起鑿漳鄭國導涇倪寬穿六輔渠皆貽後人美利至今頌
之不衰跡侯所行水通輿情於成法中以創爲因鑿心嘔肝指
据宛摯又超昔賢而上之矣雖然史鄭諸君子所聲施後世第
鑿漳導涇止耳若侯酌水之操矢天矢日蒞鄧再期所爲有誓
髦忠鄉約周保甲俗革侈靡揭覆盆而擒劇盜救飢歲而仁鋪
行奸蠹有釐糧饒充也水旱有禱感格神也江梁有繕利濟宏
也給旂必躬漁困甦也樗蒲必繩本業歸也由票必易爭計杜
也刁誣必坐終訟息也句符不及鄉輿隸無所售其齷齪也起
視四境無處不浹恩膏又微獨河渠一事當詳哉其言之矣侯
茲以覲行聖明懋簡循吏旦晚當在日月際天雖高倘許我寇
借乎吾甬幸甚侯諱伯鯨字瀚伯號繩海籍直隸揚州府之江
都成萬歷丙辰進士
國朝士民公頌汪郡伯浚河碑記郡名甯波蓋取海定則波甯意
也其水利之大者左襟海右帶江固無俟於浚導矣若其內河
道發源一由四明山行口十里折於它山又行七十里而人郡
城之長春門一由大雷山迤邐停涵三十餘里折於桃源又行
五十里而入西水關匯於日月兩湖支分派別其周流於郡城
外者村莊霧列阡陌雲連滋灌旣通舟楫民咸賴之官斯土者
自唐邑令王公元暉陸公南金宋則郡守李公夷庚使相吳公
潛皆彈力經營勞心水利載在志乘班班不可言者乾隆七年
斷港絕流矣至城中水道淤滯淺隘蓋有不可言者乾隆七年
廣陵汪公超奉

命山尚書郎來守是邦甫下車而廣樂育厚民生修舉廢
大有特捐茲土乃不旋踵而是冬十月卽以憂去
年春特捐己帑運自維揚自估修學宮一千二百四十餘金
贈百要堂五千金外又以二千爲浚河經費
估以開廣其道次折河欄以疏其氣流之淤塞者掘之使匯
於大河岸之崩頽者築之俾齊於漕口工非一工自春徂冬候
非一候且淘出泥沙瓦礫處處如山堆積則裝載口船以固長
春塘而近江之永患息各處支河淤塞難治則晝夜車戽以通
其血脈而闔城之水利興遂使甯郡數百年來久淤河道一旦
俱通不惟人心大快從此地氣亦且上召天和旱潦無憂而豐
亨有象矣利民裕國之舉孰逾於斯然課始者未必謀終有美
弗增有善惟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全資斧無憂不給更頓提督陳公諭兵民協力事無推諉刺史
魏公計久遠定規模兼之司馬陳公別駕周公與明府傅公復
圖度區畫盡善因地制宜而巡司鄭君又殫心督理行所無事
不踰年而告厥成功堪垂久遠克繼唐宋前徽則郡侯去後之
思尤深而各上司同心之舉咸欲銘諸金石
用傳弈禩儲河流永潤於無盡也是爲記

日湖 宋嘉定間丈尺圖甬水門東錦照橋取浮木橋一帶湖港

長一百十丈八尺方七太屋後取竹墅三丈二尺趙侍郎水閣取

南城下七丈九尺浮木橋取延慶寺橋二丈九尺延慶寺橋取採

水利上

五

蓮橋七十四丈五尺延慶寺荷花池取西官路三丈四尺池中取
官路二丈六尺延慶寺牆取西荷花池十二丈六尺荷花池取採
蓮橋港口五丈五尺採蓮橋取捧花橋一帶小湖五十八丈陳少
師屋基側取西十二丈六尺門樓基取西九丈一尺樓輅院屋基
取西一十六丈八尺

咸化志

國朝咸豐三年署鄞縣段光清浚治城河兼浚日湖重將湖面分
段量準自水月橋

舊名延慶寺橋

南至城下取闊十四丈八尺延慶寺前

至城下取闊十二丈九尺延慶寺灣北取闊八丈四尺白龍王廟
前取闊一丈七尺廟側取闊四丈一尺

新增

月湖 宋嘉定間丈尺圖南城下至竹洲五十一丈竹洲取湖心
寺前三十八丈八尺湖心寺後至逸老堂一十九丈五尺湖亭外
椿取碧汊八十八丈一尺碧汊取紅蓮閣四十一丈樓三學士宅

取樓安撫宅後四十九丈六尺南城下至樓安撫宅後六丈三尺汪自此取南水門一百四十七丈錦里橋取竹洲西岸七丈三尺汪尚書宅後取竹洲東岸九丈九尺徐運使宅取湖心寺西岸二十一丈趙敷文賃屋取湖心寺東岸四丈四尺楊侍郎宅取湖亭西岸二十一丈馮統制宅取湖亭東岸一十八丈八尺豐尚書宅四處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碧沚東岸至史越王府八丈二尺史越王府至史丞相府街五十一丈九尺船坊取西至民屋後二十二丈七尺五寸成化志周迴七百三十丈有奇今四旁民居日侵削爲地廣長減十之六七而所有汀洲島嶼不可復識矣敬止錄

案曰湖面丈尺斷難復古二百年來日益侵削真隱觀東

俗名

觀基爲南來入湖進口碧沚庵北爲注平橋經河出口兩

處填塞尤甚渠身不滿二丈若不及時寬浚必致湖流壅

闕舟楫不通矣

水則

縣西南五十步

○案錢志當時縣治在迎鳳橋故云

平橋下宋寶祐間丞相

吳潛出治郡三年凡楔間堰埭皆爲修改

嘉靖志

又於郡城平橋南

立水則書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啟閉

開慶續志

且空其旁地使守

令車馬過輒見之明嘉靖十三年知府鄭威建社學於空所失初

意矣考寶慶志議曰楔閘之設必啟閉得宜則澇有所洩旱有所

瀦水常爲利其或當啟而閉當閉而啟則胥爲害矣四明水害至

民居沈窳禾稼生耳者無他惜水太過諸楔不盡放故也淳祐二

年夏霖雨不止者兩月餘郡守陳塏籌之遂置平水尺朝夕度水

增減以爲啟閉大概郡城河濱之水常以三尺爲平餘可類推過

平以上則當洩間數夕暴雨水驟漲至四尺有奇守夜聽雨聲日

視水則時當啟閘率分遣官吏四出斟酌尺寸爲放水分數亦以盡板一決城中三喉晝夜使之流通是年雖積勞穀米蔬果一無所傷歲以稔告蓋常年放水田氓告之都保都保告之縣縣告之郡往復行移動經旬日水之溢者已壑稻之浸者已芽今州郡一聞雨驟水泛不待都保縣道中到放閘之人已遣行矣防患未然所當法也

嘉靖志

後百餘年社學久不存而水則埋入瓦礫

國朝順治七年海道王爾祿開掘乃克復見然堆塞衢路終憂壅沒

李志

舊有水則亭在吳潛祠後嘉慶二十四年巡道陳中孚疏濬

城河移祠於平橋之東而亭始露出水則於瓦礫將以今河之淺深度古則之高下未及集事中孚遷秩去道光中亭圯水則復堙慈谿潘鉉出貲重建別鐫平字碑石而以原石貼附碑陰署守楊鉅源撰記刻石

新增

書原元

卷一

吳潛記四明郡阻山控海海派於江其勢卑山達於湖其勢高
水自高而卑復納於海則田無所乎灌注於是限以礮閘水溢
則啟閘則閉是故礮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啟閉者四
明礮閘之精神異時加意於礮者至今猶有遺論此未暇問也
而致其爲啟閉之則曰平水尺往以入水三尺爲平夫地形
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面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
平水嗟乎異哉余三年積勞於諸礮至洪水灣一役大略盡矣
己未劬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日又自月湖沿竹
洲磯城南偏度水勢其平於田塍下者刻蒿誌之歸而驗諸平
橋下伐石爲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下方暴雨急漲水沒
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亟啟鑰若四澤適均水露平字鑰如故平
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澇之宜求其平於此而已矣余
數祈歸老行且得請然於此郡之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水則於平橋下而以平字準之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楊鉅源重修水則亭記水則亭者宋寶祐間觀文殿學士吳毅
夫丞相判府事時勅建也亭在城南四明橋下取適中之地測
量水勢鐫平字於石上城外諸礮閘視平字出沒爲啟閉民以
是無旱澇憂稱四明橋曰平橋平字橋下之東立廟祀公績而
報公德也自宋迄今垂六百餘年歷時既久幾就湮沒
上御極之元年前觀察陳公勤求民瘼因疏濬城河得是石於
古址乃重加修葺俾復舊觀碑記具在食舊德者猶能稱述不
衰水利之關係民生大矣哉古者溝洫之法用備水旱盈
則注之涸則存之宣洩得宜故能豐亨履慶災害不生民食足
而民氣恬焉甲辰春余奉

命守越中展謁先朝名宦太守廟於三江口周視二十八里上應列宿之義置田結社歲修有常費固宜完好鞏固久立新洋洋乎前徽未墜也去秋九月調攝甯象夜郡志知吳公立水則於城南按圖履勘則有猶存而亭已圯謀所以鼎新之務與越中湯太守應宿兩相屹立天下事利與害原相因前賢類能收其利防其害與斯民相養於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後之膺是任者竟聽其或有或無漠然無所動念於其中留心民事者豈至出此上冬積雪凝寒春復陰雨不繼未遑集事入夏以來陽雨應時正宜卜吉鳩工適慈谿上舍潘君鉉毅然以獨任是舉爲請以此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且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善之在人與善之在己奚以異遂允其請而勉之潘上舍庀材命眾踴躍赴工不踰月而戴事余謂吳公當日之勸斯亭也祇爲民計安全耳而民之報功者至今且繫遠思口碑勿替則夫後之人苟有勤施於民民亦將思念而不能忘觀斯亭者宜何如感發而興起也上舍急公好義修舉廢墜其志亦足嘉尙故於其落成也爲之記以誌嚮往之私云爾

案曰重刻水則碑徒存古蹟其於今河之淺深固未測量

也西南七鄉之河久未疏導加以棚民開墾遍滿山谷時值大雨水挾沙流河身已日淺而復隄牾滲漏它山南來

之水與大雷西來之水隨路走洩十日不雨無麥無禾前